

朗朗书房·人文图志馆

图解西欧各国版图生成 梳理西欧诸民族历史

ATLAS DES PEUPLES D'EUROPE OCCIDENTALE

西欧人文图志

[法] 让·瑟利耶 安德烈·瑟利耶 著 吕艳霞 王恬 译

这是一本以地图为载体的西欧民族史。它清晰地展示了欧洲的民族迁徙与屠杀，囊括了整个西欧大陆的民族地理变迁史。

本书由中法双语对照而成，内容包括领土变更、人口、宗教、语言、政治生活等，以图释史，图文并茂。在地图中你将看到1000处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维哥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盎

ATLAS DES PEUPLES D'EUROPE OCCIDENTALE

西欧人立图志

 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欧人文图志/[法]瑟利耶,[法]瑟利耶著;吕艳霞,王恬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

(朗朗书房·人文图志馆)

ISBN 978-7-300-09415-1

I . 西…

II . ①瑟…②瑟…③吕…④王…

III . 民族历史—西欧—通俗读物

IV . K560.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4922 号



朗朗书房·人文图志馆

西欧人文图志

[法]让·瑟利耶 安德烈·瑟利耶 著

吕艳霞 王恬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36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规 格 172 mm×24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0.25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6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前言

“人文图志馆”译自法国 La Découverte 出版机构的丛书，共四册，分别为《亚洲人文图志》、《东方人文图志》、《西欧人文图志》和《中欧人文图志》。丛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亚欧大陆主要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地理变迁、人文风俗衍变，上溯亚欧诸民族的起源，下迄 20 世纪末议定的政治版图，内容涉及民族、宗教、人口、领土变更、政治生活等诸多方面，配以相当数量的地理示意图，构成一部简明的国别人文史志。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民族身份的确认过程复杂、多变，疆界的些微变动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的迁徙，此中艰辛与血泪只有前人可知。而本丛书在流畅、优美的叙事中，再现了亚欧诸民族拼杀中的民族性格渐成的过程：

亚洲——这里养育着超过世界总人口一半还多的人民，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历史，也有过被殖民的惨痛记忆。

阿拉伯世界——这是一块饱经乱离和动荡的地域，内部教派纷争不断，渴望统一，却又难以平静；与外部世界时有冲突，隔阂日深。

西欧——地理位置开放的西欧，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来往密切，交错复杂的姻亲关系形成巨大的网络，教权与皇权纷争不断，伤筋动骨中商谈起现代版图。

中欧——在夹缝中生存的中欧各族人民，先后受控于德意志、奥斯曼、俄罗斯等帝国，饱受侵袭与骚扰；近代的种族屠杀、东西方的战场使中欧损失惨重；存有政治隐患的地区虽时有乱局出现，但和平发展是共同的愿望。

这是一套以西方视角审视亚欧大陆诸民族和国家的史志丛书，虽然书中有部分史实未见得准确，而且由于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有些见解和表述并不正确，特别是对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某些认识，我们难以认同，但从中也可见到西方人眼中的亚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是怎样的状况。因此，除个别地方加少量注释外，我们尽量保持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不变，以求真实呈现给读者原书的风貌。对于书中由于作者学识和观念等原因造成的一些不准确的内容和不正确的表述，相信读者自能辨别。

导言

《西欧人文图志》是与1991年出版的《中欧人文图志》相对应的著作。我们一直将中欧视为由一些帝国（德意志、奥斯曼、俄罗斯……）长期牢牢控制的“封闭阵营”，并且居住在这一地域的每个民族都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与之相反，西欧则对“大海”和世界敞开大门。相对于中欧而言，西欧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往来更为密切。实际上，最早的“民族国家”便是在西欧依靠经验逐渐形成的。随后，中欧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也引进了这一模式。然而这种模式远非十分清晰，而是含混不清的。何为民族？何为人民？存在独一无二的“英国人民”还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三个民族？存在一个比利时民族还是两个民族（佛拉芒人、瓦隆人）？加泰隆尼亚人有别于西班牙人还是仅为其组成部分？能够讲科西嘉人民吗？等等。把国家与人民或者民族简单对应起来，显然会造成一些难题。

人民与国家

避免这些难题的方法在于像诸多历史书所做的那样，用现有国家的框架显出昔日的轮廓。例如，写一部排除了奥地利的德意志历史书，便会使人们想到一边是德国人，另一边是奥地利人，历来如此。而这正是19世纪以前未能被任何东西所证实的。同样，描述克洛维和查理曼大帝的法国历史书都声称在他们统治时期，法兰西和法兰西人便已经存在……但都闭口不谈克洛维和查理曼大帝都讲日耳曼语。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现行的国家划分视为“正常”的，而将过去的国家划分视为试图达到的“民族意愿”的一种标志。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习惯，因为实际上，国家是慢慢地，而不是偶然形成的，在此之前，必须获得侨民的认同（或多或少热情的认同……），也正是为了激发这一认同，国家才提倡撰写“民族”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国家造就了人民，而不是人民造就了国家。

种族

为了避免国家框架的束缚,有益的做法是仅考虑按照客观的文化标准(经常为语言标准)所确定的种族。这样人们便区分出弗里斯人和荷兰人,奥克人和他们邻近的民族,萨迪斯人和意大利人……但人们再次遇到一个难题:存在一个布列塔尼种族吗?如果存在的话,又当如何加以确认呢?语言标准仅仅适用于西布列塔尼,东布列塔尼又如何区别于法兰西东部的其他地区呢?需要将讲下萨克森方言的北部德意志人当成另一个不同的种族吗?为什么讲加泰隆尼亚语的瓦朗谢讷人有别于加泰隆尼亚的加泰隆尼亚人呢?依次类推……

为了找到这类问题的答案,人们很快便发现种族——20世纪人们或多或少明确加以识别的种族——本身正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比起现代国家,种族并不能为分析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更好的解读方法。

六个地区

《西欧人文图志》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解读。它不以对人民的定义为推理原则,而是沿着世纪的进程详述错综复杂的国籍是如何形成、扩大、合并、细分或者是消失的。国籍经常是持续的,而不是一成不变。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往往是持久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的、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国籍形成了“人民”。

如何使如此纷乱的历史一目了然呢?我们的章节既不按照人民,也不按照国家,而是按照部分轮廓模糊不清的六个“地区”来划分。就地理概念而言,这是六个便于观察的地区。我们给这些地区所加的形容语(比编号要朴实一些)是中性的:“意大利地区”、“伊比利亚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出于使用习惯;“盎格鲁-凯尔特地区”避免了评论;“布列塔尼地区”当然不是习惯用法,但具有与“意大利地区”和“伊比利亚地区”相对应的优势。考虑到西部边缘地区的双重性,在“日耳曼地区”中,补充了“洛塔林吉亚地区”。

这样六个地区最终聚集了：

- 拉丁语族人（罗马尼亚人除外）；
- 日耳曼语族人；
- 凯尔特语族人；
- 巴斯克语族人和马耳他语族人。

必然的结果是斯拉夫语族人、芬兰—乌戈尔语族人（芬兰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所有已在《中欧人文图志》中出现过的全都不在考虑之列。

本书也不研究欧洲海外延伸部分，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分歧，并列，接合

每章均从中世纪开始，范围包括有关区域内的所有问题。随着历史的展开，当一些子地区的问题突出时，也都一一加以论述。在“日耳曼和洛塔林吉亚地区”一章中，便从神圣帝国衍生出瑞士联邦的内容。同样，“勃艮第国”及其继承在正文描述后，便派生出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分道扬镳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特别注重中世纪（因为中世纪造就了西欧的国家和人民），而对人们熟知的现代着墨则少一些。此外，考虑到人民的历史与领土密不可分，而且本书图表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着重强调了领土问题，相对而言，对政治文化，更不必说经济领域的问题涉及不多。换句话说，《西欧人文图志》不是这些民族的历史的“概述”。

《西欧人文图志》旨在表明任何简单的划分（或者说成是“客观的”、“合理的”、“合法的”的划分）都无法阐明并列和接合的既成事实，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为什么人们不能既是巴伐利亚人又是德意志人；既是奥克人又是法兰西人；既是高卢人又是大不列颠人，当然还可以既是这些地方的人又是欧洲人呢？在19世纪得以巩固或者建立的所有民族国家都想将单一的国籍强加给他们的侨民。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从未达到如此大的规模，从而导致人们都了解的战争。难道人们不能重新回到更能展现、更加符合欧洲传统的多元化的国籍观念上来吗？

目 录

导言	1
从蛮族诸王国到欧洲联盟	
日耳曼人的时代	1
拜占庭、伊斯兰教和查理曼大帝	4
经受考验的西方基督教世界	7
封建欧洲	8
中世纪末	11
天主教和新教	14
寻求欧洲的平衡	17
从法国大革命到维也纳会议	19
民族独立运动的世纪	22
两次世界大战	24
当代西欧	29
语言	30
宗教	33
中央集权国家和联邦国家	36
意大利地区	
拜占庭人、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	40
城市的飞速发展	43
中世纪末	47
西班牙霸权	49
版图的重新分配	53
法国的占领	55
复辟与复兴	59
意大利的统一	62
现代意大利	65

意大利王国（1861—1946年）	65
意大利共和国	68
语言问题	70
马耳他	74
伊比利亚地区	77
西哥特人和穆斯林	78
光复运动	80
卡斯蒂利亚王国和莱昂	84
加泰隆尼亚的盛衰	85
葡萄牙的黄金时代	87
信仰天主教的国王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	88
从腓力五世到胡安·卡洛斯时代的西班牙	92
悲痛的西班牙	95
当代西班牙	100
加泰隆尼亚人	102
加利西亚人	105
巴斯克人	106
1640年之后的葡萄牙	109
高卢地区	113
法兰西发端	114
卡佩王权的确立	119
百年战争和路易十一的统治	122
旧制度	127
君主专制时期	129
大革命后的法兰西	134
大革命和帝国	134
从复辟王朝到共和国	137
大区	141
地区性语言	144
奥克语	145
布列塔尼	147

阿尔萨斯和洛林	149
佛兰德	150
科西嘉	151
日耳曼和洛塔林吉亚地区	153
神圣帝国的起源	154
德意志王国的概况 (11—13 世纪)	155
德国向东的扩张	159
困境中的帝国	160
德国错综复杂的局势	165
世俗州	166
宗教改革和神圣帝国	170
三十年战争	173
再次向东扩张	175
德国和法国的对抗 (1792—1815 年)	180
1815—1945 年的德国和奥地利	185
俾斯麦的功绩	187
德意志帝国	189
奥匈帝国	190
1918 年的失败	191
纳粹时期	195
当代德国	198
德语及其方言	202
今日奥地利	205
瑞士	206
现代瑞士	215
从勃艮第诸公爵到统一的荷兰	218
联合省和荷兰	221
统一的失败	225
比利时	227
荷兰	233
弗里斯人	235
卢森堡大公国	237

盎格鲁—凯尔特地区	239
四个地区的起源	240
1066—1707 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	245
从百年战争到玫瑰之战	248
都铎时代	253
斯图亚特时代	255
苏格兰王国	258
从改革到联合	260
现代大不列颠	262
英格兰	267
威尔士	270
苏格兰	271
爱尔兰	273
爱尔兰的民族主义	275
爱尔兰共和国	277
北爱尔兰	279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281
维京人	281
三大王国	284
卡尔马联盟	286
改革	288
瑞典的实力	289
从《北欧和约》到拿破仑	292
是否中立?	294
1814 年后的丹麦	296
1814 年后的瑞典	300
1814 年后的挪威	303
冰岛	305

从蛮族诸王国 到欧洲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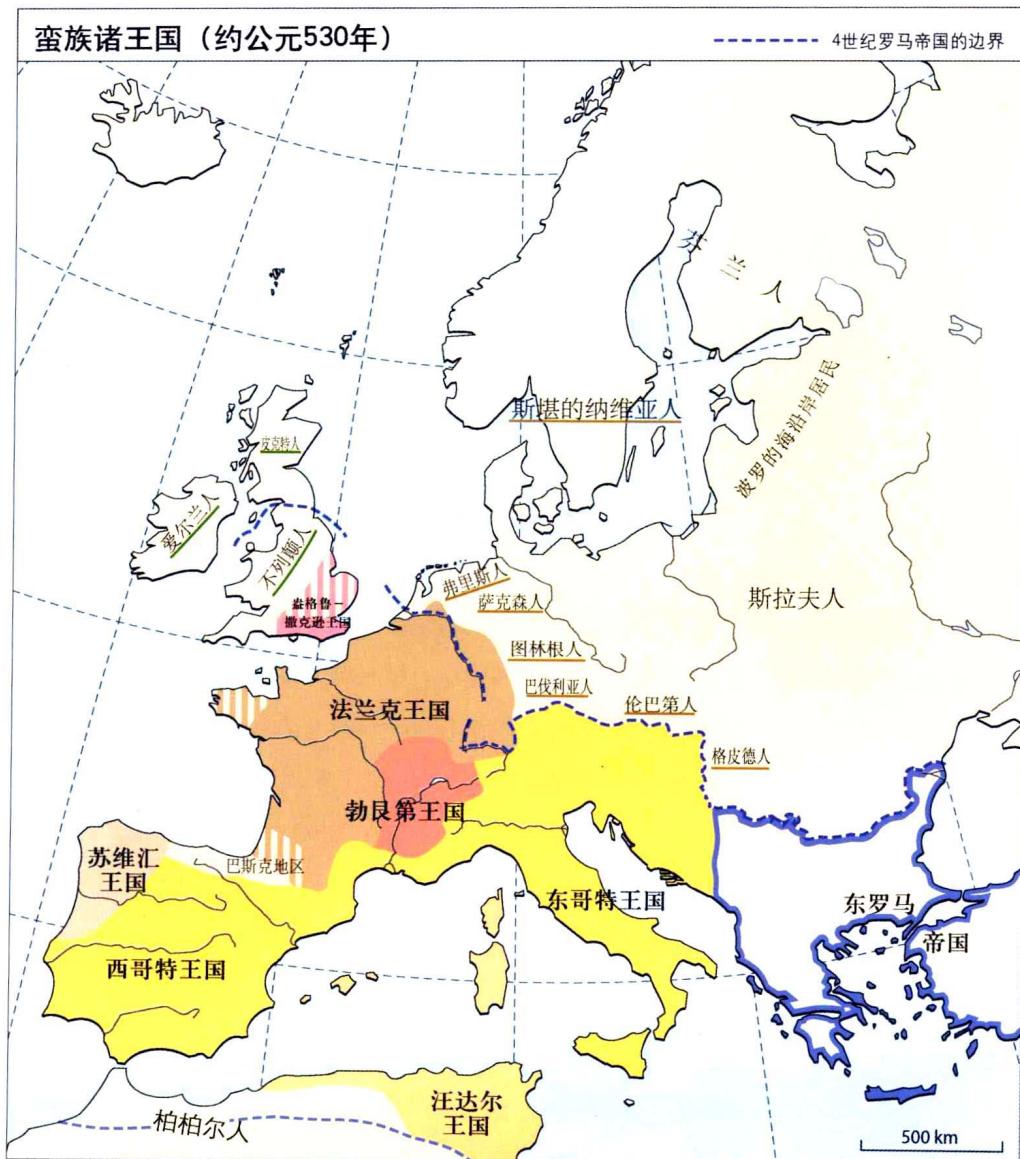
日耳曼人的时代

蛮族入侵前夕的罗马帝国

公元1世纪到4世纪，罗马帝国的边界变动甚微（见下页图）。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决定在君士坦丁堡（原称拜占庭）建立一个“第二罗马”，这使得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此外，他皈依了基督教，确立了这一新宗教的绝对支配地位。

拉丁语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但几个世纪以前，人们已经把文学拉丁语（后称“古典拉丁语”）和通俗拉丁语区分开来：文学拉丁语是书面语、官方语，在公元4世纪又成为了宗教语言；通俗拉丁语是口语，已经在整个西罗马帝国普及（不过东罗马帝国仍是希腊语的天下）。人口的拉丁化程度在各地有所不同：意大利和城市里拉丁化程度很高，而市郊或难以到达的地区，拉丁化程度仍很低，比如巴斯克地区和（大）不列颠，后者仍非常凯尔特化。

帝国存续期间，各个地区通俗拉丁语的变体丝毫不相抵触，因为各种交流保证了这种日常语言得以通用。但在帝国分裂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入 侵

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散居着日耳曼人的部落，罗马人称他们为“野蛮人”。依靠不断增加的武力投入，罗马人基本上遏制住了他们。西面最不安分的要数

法兰克人和阿拉曼人。其他部落已向东迁徙——西哥特人迁至下多瑙河平原；东哥特人迁至黑海以北。

公元4世纪70年代，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向西驱逐了东哥

特人以及向罗马人请求庇护的西哥特人，定居在多瑙河右岸。由于匈奴人步步紧逼，日耳曼人加剧了对罗马帝国的进攻。406年，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越过冰冻的莱茵河侵入高卢，引起了大规模的动荡。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拉曼人在莱茵河左岸定居下来。（大）不列颠的罗马军团越过英吉利海峡，不列颠岛就此永久地脱离了罗马帝国。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向西班牙挺进，将那里割据为几个王国。西哥特人被东罗马人从巴尔干半岛驱逐出来，转而进入意大利，继而帮助罗马人重新占领西班牙，屠杀了部分汪达尔人，把苏维汇人赶到了半岛的西部。作为奖赏，417年罗马人将阿基坦送给了西哥特人。

后来形势稍稍稳定。罗马帝国内部定居着一些实际上独立的“同盟者”（以服军役换得土地的蛮族）：法兰克人（在比利时）、勃艮第人（在日内瓦湖地区）、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428年，汪达尔人占领了罗马的非洲行省。在阿提拉的领导下，极具威胁性的匈奴人于451年进入高卢，但被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联军击退。两年后，阿提拉去世，他的帝国随之崩溃。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同盟者”们靠蚕食帝国的领土扩大自己的版图。460—470年，西哥特人征服了西班牙内除苏维汇王国和巴斯克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汪达尔人攫取了撒丁岛、科西嘉岛和巴利阿里群岛。476年，日耳曼人奥多亚塞（罗马将军）在拉韦纳（5世纪初成为西罗马帝国首都）废黜了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自己统治意大利。最后，486年，法兰克人在克洛维率领下在苏瓦松打败了控制着巴黎盆地的高卢—罗马将军塞阿格里厄斯。

蛮族诸王国

不久，日耳曼人内部起了直接冲突。东罗马帝国说服东哥特人进攻意大利。489—493年，他们在西奥多里克的率领下征服了意大利，并刺杀了奥多亚塞。克洛维征服了阿拉曼人，并于507年大败西哥特人，迫使他们撤退到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

在那些这样建立起来的王国中，日耳曼人——权力掌控者——在各处都是少数派。他们保留了罗马社会的运行方式，建立了一个拥有自己法律的军事（随后是金融）特权阶级。尽管如此，“霸权和平”的灭亡、贸易的缩减、城市的衰微都逐渐导致了王国的没落。

宗教在保留残存的罗马传统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教区和教省的组织结构沿用帝国的行政组织结构，（最大限度地）维护文学拉丁语的使用，希望能维持其官方语言的地位或使其重新成为官方语言。496年，兰斯大主教鼓动克洛维接受洗礼，皈依罗马基督教，从此法兰克人不再是异族，可以和高卢—罗马人平起平坐。但是，阿里乌斯教派使得教会陷入困境——至少在公元6世纪。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并入西罗马帝国时曾经是基督教教徒，但在迁居到多瑙河沿岸之后，受异教派传教士的蛊惑而改信阿里乌斯教（该教派否认基督的神性）并随后向其纳税。

在（大）不列颠，自公元4世纪涌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这里的征服者。这些从日耳曼沿岸渡海而来的异教徒摧毁了罗马—凯尔特社会，并将基督教向西驱逐。

拜占庭、伊斯兰教 和查理曼大帝

东罗马帝国

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至少是部分地收复了西罗马帝国。533年，先后占领了西西里和汪达尔王国。但是东哥

特人一直顽强抵抗，直到553年，漫长的“哥特战争”才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人（人们已经开始称之为拜占庭人）强占了西班牙南部。而查士丁尼也毫不手软，哥特战争使意大利成为一片废墟。

另一方面，一股新的来自草原的民族——阿瓦尔人——的侵略浪潮扑面而来。伦巴第人（未被基督教化的日耳曼人）迫于他们的压力离开潘诺尼亚，于568—569年攻占了波河平原。不过他们只占领了意大利的一部分，拜占庭人仍控制着内陆地区（拉韦纳、罗马、那不勒斯……）、亚平宁半岛的最南端、西西里和撒丁岛。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阿瓦尔人开始进攻东罗马帝国。除了在791年被法兰克人击败之外，他们所向披靡。不过，他们猛烈的进攻为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西部的王国

公元6世纪80年代，西哥特人放弃了对阿里乌斯教派的信仰。他们攻占了苏维汇王国，并于616年驱逐了拜占庭人，控制了整个半岛（除了巴斯克地区）。至于法兰克人，534年征服了勃艮第王国，他们此时正处在墨洛温王朝（王朝名称据说是克洛维祖父的名字）的统治之下。这个王朝的继任者将法兰克王国不

断瓜分和重组。7世纪初，罗马开始着手用基督教义教化盎格鲁—撒克逊人。

伊斯兰教的传播

7世纪30—40年代，阿拉伯人成为近东和埃及的主宰。其后，他们沿着地中海南岸前进，于708年到达丹吉尔。依靠着众多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他们于711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了西哥特人，几年后控制了除北部山区外的整个半岛。他们还向法兰克王国频频发起进攻，直到732年在普瓦捷被“铁锤”查理击败，撤回了西班牙。756年，阿拉伯后倭马亚王朝的王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建立了科尔多瓦公国。

加洛林帝国

西哥特的势力衰落之后，法兰克王国成为西方唯一的基督教强国。它的中心位于莱茵河与塞纳河之间的地区。起源于默兹河河谷的彼彼尼得家族历任墨洛温王朝的宫相，他们在8世纪末实际上掌握着王朝的实权，如赫斯塔尔的丕平、“铁锤”查理和“矮子”丕平。“矮子”丕平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于751年自立为王（新王朝——加洛林王朝——的名字取自查理曼建立的加洛林帝国）。丕平和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一

样，把帝国均分给他的两个儿子——查理曼和卡洛曼（771年去世）。

771—814年是查理曼单独统治时期。他是杰出的军事家：774年攻占了伦巴第王国；越过比利牛斯山，远征西班牙；吞并了巴伐利亚；彻底击溃了阿瓦尔人；经过多次死伤惨重的战役制伏了萨克森人。800年，教皇在罗马为查理曼举行加冕称帝仪式，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查理曼自己想做的是“统治罗马帝国的法兰克人国王”）。帝国和教会互相依靠，促成了“加洛林文艺复兴”（关注书面拉丁语的质量）。

罗曼语和日耳曼语

在这些蛮族诸王国里，通俗拉丁语逐渐失去了共同的参照标准（神圣罗马帝国的拉丁语），分裂为地区方言。教会在使用文学拉丁语的同时，鼓励传教士们在各个教区使用“人民的语言”，也进一步导致了语言的分裂。到查理曼统治时期，语言已经不再统一，传教士中仅有少数人还懂得拉丁语。

罗曼语（源于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界线趋向稳定（见下页图），但不同于罗马帝国时期的界线。由于边境开放，法兰克人在平原上散居，北至加来港。在阿登高原的东部和北部，日耳曼语占优